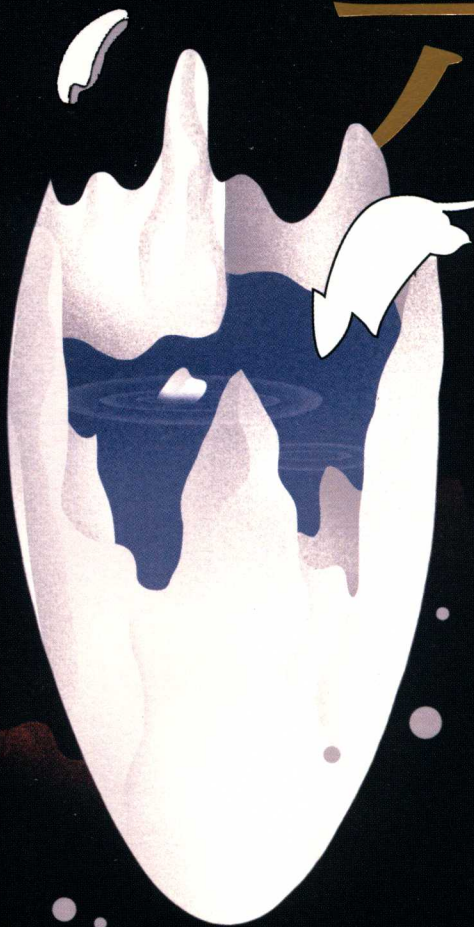


苏童

著

米





米

苏童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米 / 苏童著. -- 杭州 :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213-09085-1

I. ①米…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85088号

米

MI

苏童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责任编辑 张世琼

责任校对 姚建国

封面设计 所以设计馆

电脑制版 刘 宽

印 刷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59千字

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9085-1

定 价 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自序

我的写作忽疏忽密，持续有些年头了。谈创作，有时有气无力，有时声如洪钟，也谈了好些年头了。但给自己的书写自序，上一次似乎还要追溯到二十年前。我不知道我后来为什么这样抗拒写自序，就像不知道自己当初为什么那样热衷，我也不清楚自序的用途，究竟是为了对读者多说一些话，还是为了对自己多说一些话。

一般来说，我不习惯在自己的作品结尾标注完成时间，但我在头脑一片空茫之际，罕见地自我考古，找出二十多年前出版的小说集《少年血》，我意外地发现那本书的自序后面标记了一个清晰的时间：1992.12.28。自序提及我当时刚刚写完了一篇名叫《游泳池》的短篇，而篇末时间提醒我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快要庆祝1993年的元旦了。

我想不起关于《游泳池》的写作细节了，能想起来的竟然是那些年我栖身的阁楼，低矮的天花板，狭窄的楼梯，有三处地方必须注意撞头，我习惯了在阁楼里低头缩肩的姿势。那些寒冷的冬夜，北风摇撼着老朽的木窗以及白铁匠邻居们存放在户外的铁皮，铁皮会发出风铃般的脆响。有时候风会从窗缝钻进来，在我的书桌上盘旋，很好奇地掀起稿纸的一角，我抹平稿纸，继续写。我想起我当时使用的一盏铁皮罩台灯，铁皮罩是铅灰色的，长方形的，但灯光很温暖，投射的面积很大，那时候没有任何取暖设备，但我写作的时候，手大部分时间泡在那温暖的光影里，并不冷。说这些我有些惭愧，感慨多，并非一件体面之事，但我想把如此这般的感慨体面地修饰一下：写作这件事，其实可以说得简单些，当时光流逝，写作就是我和岁月的故事，或者就是我和灯光的故事。

前不久听一位做投资的朋友概括他们考察项目的经验，说种种考察最终不外乎考察两点：一是你到哪里，二是你怎么去。会心一笑之间，忽然觉得这经验挪移到写作，一样的简洁可靠，创作其实也是一样的。你要去哪里？我们习惯说，让作品到远方去，甚至比远方更远；让作品到高处去，甚至比天空更高。这都很好，没有毛病。我们唯一的难题是怎么去，这样的旅程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甚至没有确定的路线图，只有依靠一字一句行走、探索，这样漫长的旅程看不到尽头，因此，我和很多人一样，选择将写作持续一生。

里尔克曾经给年轻的诗人们写信告诫：“以深深的谦虚与耐性去期待一个新的豁然开朗的时刻，这才是艺术的生活，无论是理解或创造，都一样。”这封信至今并不过时，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收到了这封信，我们很多人愿意手持这封信写作、生活，无论那个豁然开朗的时刻是否会来到，深深的谦虚与耐性都是写作者必须保持的品格，当然，那也是去远方必需的路条。

苏童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21

第三章 040

第四章 057

第五章 074

第六章 097

第七章 114

第八章 131

第九章 150

第十章 163

第十一章 179

第十二章 198

第十三章 215

第十四章 230

尾声 247

第一章

傍晚时分，从北方驶来的运煤火车摇摇晃晃地停靠在老货站。五龙在佯睡中感到了火车的颤动和反坐力，哐当一声巨响，身下的煤块也随之发出坍塌的声音。五龙从煤堆上爬起来，老货站月台上的白炽灯刺得他睁不开眼睛，有许多人在铁道周围跑来跑去，蒸汽和暮色融合在一起，老货站的景色显得影影绰绰，有的静止，有的却在飘动。

现在该跳下去了。五龙抓过他的被包卷，拍了拍上面的煤粉和灰尘，小心地把它扔到路基上，然后他弯下腰从车上跳了下去。五龙觉得他的身体像一捆干草般轻盈无力，他的双脚就这样茫然地落在异乡异地，他甚至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风从旷野上吹来，夹杂着油烟味的晚风已经变得很冷，五龙打着寒噤拾起他的被包卷，他最后看了

看身边的铁路：它在暮色中无穷无尽地向前延伸，在很远的地方信号灯变幻着红光与蓝光，五龙听见老货站的天棚和轨道一齐咯噔咯噔地响起来，又有一列火车驶来了，它的方向是由南至北。五龙站着想了想火车和铁道的事，虽然已经在运煤货车上颠簸了两天两夜，但对于这些事物他仍然感到陌生和冷漠。

五龙穿过月台上杂乱的货包和人群，朝外面房子密集的街区走去。多日积聚的饥饿感现在到达了极顶，他觉得腹中空得要流出血来，他已经三天没吃饭了。五龙一边走着一边将手伸到被包卷里掏着，手指触到一些颗粒状的坚硬的东西，他把它们一颗颗掏出来塞进嘴里嚼咽着，发出很脆的声音。

那是一把米，是五龙的家乡枫杨树出产的糙米。五龙嚼着最后一把生米，慢慢地进入城市的北端。

才下过雨，麻石路面的罅缝里积聚着碎银般的雨水。稀疏的路灯突然一齐亮了，昏黄的灯光剪出某些房屋和树木的轮廓。城市的北端是贫穷而肮脏的地方，空气中莫名地混有粪便和腐肉的臭味，除了从纺织厂传来的沉闷的机器声，街上人迹稀少，一片死寂。五龙走到一个岔路口站住了，他看见路灯下侧卧着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四十多岁的样子，头枕着麻袋包睡着了。五龙朝他走过去，他想也许这是个歇脚的好地方，他快疲乏得走不动了。五龙倚着墙坐下来，那个男人仍然睡着，他的脸在路灯下发出一种淡蓝色的光。

喂，快醒醒吧。五龙对男人说，这么睡会着凉的。

睡着的男人一动不动，五龙想他大概太累了，所有离乡远行的人都像一条狗，走到哪里睡到哪里，他们的表情也都像一条狗，倦怠、嗜睡或者凶相毕露。五龙转过脸去看墙上花花绿绿的广告画，肥皂、卷烟、人丹和大力丸的广告上都画有一个嘴唇血红搔首弄姿的女人。挤在女人中间的还有各种告示和专治花柳病的私人门诊地址。五龙不由得笑了笑，这就是乱七八糟千奇百怪的城市，所以人们像苍蝇一样会集到这里，下蛆筑巢，没有谁赞美城市，但他们最终都向这里迁徙而来。天空已经很黑了，五龙从低垂的夜色中辨认出那种传奇化的烟雾，即使在夜里烟雾也在不断蒸腾，这印证了五龙从前对城市的想象，从前有人从城市回到枫杨树乡村，他们告诉五龙，城市就是一个巨大的烟囱。

五龙离开街角的时候看了看路灯下的男人，男人以不变的姿势侧卧在那里，他蓬乱的头发上结了一层白色的霜粒。五龙走过去推了推他的肩膀，别睡了，该上路啦。那个男人的身体像石头一样冰冷僵硬，一动不动，五龙将手伸到他的鼻孔下面，已经没有鼻息了。死人——五龙惊叫了一声，拔腿就跑，五龙没想到那是个死人。后来五龙一直在陌生的街道上奔跑，死者发蓝的脸跟随着，像一只马蜂在他后面飞翔，五龙惊魂未定，甚至不敢回头张望一下。许多黑漆漆的店铺、工厂和瓦砾堆闪了过去，麻路面的尽头是一片开阔地和浩浩荡荡的江

水。五龙看见了林立的船桅和桅灯，黑压压的船只泊在江岸码头上，有人坐在货包上抽烟，大声地说话，一股辛辣的酒气在码头上弥漫着。这时五龙停止了奔跑，他站在那里喘着粗气，一边冷静地打量着夜晚的码头和那些夜不归宿的人。直到现在，五龙仍然惊魂未定，他需要喘一口气再决定行走的方向。

他们看见一个背被包卷的人像一只惊慌的兔子朝码头奔来，他的脸色惨白，脖子和鼻梁上沾着煤灰的印迹。这些人围坐在一起，就着花生米和卤猪头肉喝酒，所有人都已酒意醺脸，他们站起来，看着五龙像一只惊慌的兔子朝码头奔来。

你跑什么？阿保上前堵住了五龙，他一把揪住五龙的衣领说，你是小偷吗？

死人。五龙张大嘴喘着粗气，一个死人！

是死人在追你？阿保笑起来，他对同伴们说，你们听见了吗？这家伙连死人的东西也要偷。

我没偷。我不是小偷。五龙这时才发现码头上的这群男人。地上货包上堆放着酒瓶和油腻腻的猪头肉。他下意识地朝那里挪过去。月光和江中的船灯照耀着那些男人紫红的脸，他们无声地观望着五龙。五龙的喉咙里咕噜响了一声，他的手微颤着伸向货包上的食物，我饿坏了。五龙用目光试探地询问那些男人。他们的脸上浮现出若有若无的笑意。我三天没吃东西了，我真的饿坏了。五龙呢喃着抓起一块卤

猪肉，紧接着他就发出了凄楚的尖叫声，他们突然而准确地踩住了五龙的手和手里的肉。

叫我一声爹。阿保的脚在五龙的手上碾了一下，他说，叫我一声爹，这些东西就给你吃了。

大哥你行行好吧。五龙抬头望着阿保的脸和他光秃秃的头顶，我真的饿坏了，你们行行好吧。

叫我一声爹就给你吃。阿保说，你是听不懂还是不会叫爹？叫吧，叫了就给你吃。

五龙木然地瞪着阿保，过了一会儿他终于说，爹。

阿保狂笑起来，他的脚仍然踩住五龙的手不放，他指着旁边那些壮汉说，还有他们，每人都得叫一声爹，要不然他们不答应。

五龙扫视着那群人的脸，他们已经喝得东摇西晃，有一个靠在货包上不停地说着下流话。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模糊的红光。这种红光令人恐惧。五龙哀伤地低下头，看着阿保的脚，阿保穿着一双黑布鞋，鞋尖处顶出两根苍白的脚趾，它们像石头一样牢牢地踩住了他的手背。

爹。五龙的声音在深夜的码头上显得空旷无力。他看见那群人咧着嘴笑，充满某种茫然的快乐。五龙低下头，看见自己的影子半蹲半伏在地上，很像一条狗。谁是我的爹？五龙对这个称谓非常陌生。他是一名孤儿，在枫杨树乡村他有无数的叔伯兄弟和远房亲戚，但是没有爹娘，乡亲们告诉他他们死于二十年前的大饥荒中。亲戚们前来抬

尸的时候，五龙独自睡在干草堆上舔着一个银项圈。乡亲们说，五龙，你那会儿就像一条狗。没爹的孩子都像狗。然后阿保的脚终于从五龙的手上松开了。五龙抓起卤猪头肉急着朝嘴里塞。味觉已经丧失，他没有品出肉的味道，只是感觉到真正的食物正在进入他的身体，这使他的精神稍微振作起来。阿保端着一碗酒走过来，他用手掌拍拍五龙的颞部，你给我喝了这碗酒，懂吗？你一口气喝光它。

不。我不想喝。五龙的脸被阿保的手卡得变了形，他费劲地嚼咽着说，我不会喝酒，我只要吃肉。

光吃肉不喝酒？你是男人吗？阿保将酒碗塞进五龙的双唇之间，给我喝，不喝就把肉从你嘴里掏出来。

五龙的头部本能地向后仰去，他听见阿保骂了一声，旁边的几条壮汉冲过来把他擒住了。有人用手钳住五龙的双颞，他的嘴自然地张大着，像一个无底的黑洞。他们朝这个黑洞接连灌了五碗烧酒。五龙蹬踢着、咳嗽着，他觉得那五碗白酒已经在体内烧起来了，他快被烧死了。五龙迷迷糊糊听见他们狂笑的声音。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醉酒的感觉突如其来，头脑一片空白，五龙疲惫的身体再次像干草一样飘浮起来，夜空中的星星、江中的桅灯和那些人酡红的眼睛在很远的地方闪闪烁烁。

他们把五龙扔在地上，看着五龙翻了个身，以一种痛苦的姿势侧卧着。月光照着五龙蜡黄的脸和嘴角上残留的肉末儿，他的嘴唇仍然

翕动着，吐出一些含糊的声音。

他在说什么？有人问。

他说饿。阿保踢了踢五龙的腿说，这家伙大概饿疯了。

这时候江上传来一艘夜船的汽笛声，他们闻声集队向水边而去，把五龙扔在地上。那些粗壮矫健的身影从五龙的身上跨过去，消失在高高低低的货包后面。五龙烂醉如泥，他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直到后来，他屡次遭遇码头会的兄弟，这些人杀人越货，无所不干，五龙想到他初入此地就闯进码头会的虎穴，心里总是不寒而栗。

黎明时分，五龙梦见了枫杨树乡村，茫茫的大水淹没了五百里稻田和村庄，水流从各方涌来，摧毁每一所灰泥房舍和树木。金黄的结穗的稻子铺满了水面，随波逐流，还有死猪死狗混杂在木料枯枝中散发着隐隐的腥臭。许多人从水中跋涉而过，他听见男人和女人的哭声像雨点密布在空中，或者就像雹子一样坚硬地打在他的头顶上。五龙还看见了自己，在逃亡的人流中他显得有点特别，他的表情非常淡漠甚至有点轻松，五龙看见自己手里拖着一根木棍，沿途击打酸枣树上残存的几颗干瘪发黄的酸枣。

江边码头已经开始忙碌了。五龙被四面嘈杂的声音惊醒，他看见另外一些陌生人，他们背驮大货包，从他身边匆匆经过，有许多船停靠在码头上。有许多人站在船上，站在码头的货堆上，叫喊着什么。

五龙慢慢地坐起来，想了想昨天夜里发生的事，他的头脑中仍然一片空白，只是嘴里还喷出酒肉混杂后的气味。夜来的事很像一场梦。

五龙在码头上转悠了一会儿，没有谁注意他，夜里遇见的那些人在白天无影无踪了。他看见几辆大板车停在一艘铁船的旁边，船舱里装满了雪白的新米。有几个汉子正从船上卸米。五龙站着无声地看着他们，新米特有的清香使他惘然若失。

这是哪里的米？五龙问装车的汉子，多好的米啊！

不知道，管它是哪里的米呢？汉子没有朝五龙多看一眼，把他最后一箩筐米倒进板车，拍了拍手说，今年到处闹灾荒，这些米来得不容易。

是不容易。五龙从车上抓了一把米摸着，他说，我家乡的五百亩稻子全让水淹了，就像这样的米，全淹光了。

到处都一样，不是水灾就是旱灾。

眼看着就要开镰收割了，突然来了大水，一下就全完了，一年的血汗就这样扔在水里了，连一升米也没收下。五龙说着，嘴角露出一丝自嘲的微笑。

四辆大板车装满了米，排成一队朝码头外面走。五龙紧跟在板车的后面，他恍惚之中就跟着装米的板车走了。他们穿过肮脏拥挤的街道，在人群、水果摊、黄包车和店铺的缝隙间钻来钻去。一路上五龙又一次难挡腹中的饥饿，他习惯性地把手里的米塞进嘴里嚼咽起来，

五龙觉得嚼咽生米和吃饭喝粥其实是一样的，它们的目的都是抵抗饥饿。

在瓦匠街的街口，五龙看见密集的破烂的房屋堆里耸立着一座古旧的砖塔。砖塔高出地面大约五丈的样子，微微发蓝，有鸟群在塔上飞来飞去，风铃清脆的响声传入五龙的耳中。他仰头朝砖塔张望着，那是什么？五龙问。没人回答他，这时装米的大板车已经停留在瓦匠街，他们已经来到了大鸿记米店的门口，拉车的汉子们吆喝着排队买米的人：闪开，闪开，米来啦！卸米啦！

织云坐在柜台上嗑葵花子，她斜眼瞟着米店的门外。她穿着一件翠绿色的旗袍，高跟皮鞋拖在脚上，踢跫踢跫敲打柜台，那种声音听来有点烦躁。在不远的米仓前，绮云帮着店员在过秤卖米，绮云的一条长辫子在肩后轻盈地甩来甩去。织云和绮云是瓦匠街著名的米店姐妹。

搬运工肩扛米袋依次进了门，他们穿过忙乱的店堂和夹弄来到后院。冯老板已经守在那里，嘴里点着数，一只手顺势在每一个米袋上捏一捏。运来的都是刚轧的新米，米袋撞击后扬起的粉尘弥漫在后院。后院环列着古老的青砖黑瓦房屋，东、西侧屋是贮放粮食的仓房，朝南的三间是冯老板和两个女儿的居室，门洞很大，门檐上挂着一块黑底烫金的牌匾，有四个字，一般人只认识其中一个“米”字。搬运工